

以色占疾：出土日书疾病占卜中的色与五色诊^{*}

杨 勇

【摘 要】五色在战国时期进入数术疾病占卜的视域，按照五行学说的规律进行排列，与十天干、五时、五方等形成固定搭配，用于占断病祟、预后与患者死生。以察色为核心的五色诊也是战国秦汉时期扁鹊学派诊断疾病的技术手段。出土日书中的“某色死”即借助五色占断患者死生，其含义并非某色人死，而是人之将死时的面色，也就是医家五色诊中的病色。日书以五色占断患者死生或出于对医家五色诊的模仿和借鉴。从色在数术、方技中的演进看，以五行学说为共同知识背景的数术和方技之学，在秦汉时期出现了相互借鉴的趋势。

【关键词】日书 五色诊 疾病 数术 方技

【作者简介】杨勇，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5）11-0084-14

商周时期的占卜和祭祀活动对颜色极其重视，颜色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象征意义。战国秦汉时期，颜色又与疾病联系起来，其主要途径有二：第一，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与秦汉医疗社会史研究”（25BZS007）的阶段性成果。

数术家将颜色纳入疾病占卜的范畴，通过颜色占断致病之祟及患者死生；第二，方技家通过颜色诊断疾病，著名的“望闻问切”四诊法中的望诊即“望色”。战国秦汉出土日书^①中所见的疾病占卜、致病之祟以及患者病况均与颜色密切相关，五色也成为数术家占断患者死生的基本依据。因此，从医疗史的角度切入，具体考察日书中五色诊的原理、内涵与来源，可以对相关日书文本及数术与方技的关系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一、日书中的“某色死”

病而占卜、以卜求病因及预后是先秦时期应对疾病的传统方式。在倚靠灵媒的占卜术中，颜色与疾病尚未建立直接联系。甲骨文中有商王及殷商贵族进行疾病占卜的丰富记录，《左传》及战国卜筮祭祷简也记载了东周时期的权贵阶层进行疾病占卜的大量实例。在这些材料中，占卜主要关注的是病祟及解祷之法，颜色尚未作为独立或者主要因素成为需要特别加以考量的对象。

颜色进入疾病占卜的视域是数术之学发展的结果，尤其与五行学说的流行密切相关。在战国晚期、秦及汉初的日书中，出现了大量将疾病与颜色相联系的记载，颜色成为影响疾病的特定要素。例如，王家台秦简《日书》“疾”篇，放马滩秦简《日书》“黄钟”篇，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乙种“十二支占”篇、乙种“有疾”篇，孔家坡汉简《日书》“有疾”篇、“死”篇，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中的“有疾”篇等，均将颜色纳入

^① 日书篇题首见于睡虎地秦简，其后亦见于孔家坡汉简、睡虎地汉简、北京大学藏汉简，胡家草场汉简更有《五行日书》一篇。在秦汉时期，日书是有固定篇题和内涵的一类文献，当今学界往往也将一些没有篇题但内容与日书相同或相类的文献命名为日书。本文所指的日书同时包括以上两类：在指称某种特定日书时，以“简名+《日书》”的形式表示，其他情况则以日书概言之。参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1~22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著：《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188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第35页；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3页；李志芳、李天虹主编：《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130~156页。

疾病占卜。^① 根据颜色的主体, 可将这些材料分为两类。

第一类, 颜色的主体是祟或他物, 其例证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致病之祟部分)、乙种“十二支占”篇以及放马滩秦简《日书》“黄钟”篇。在这一类材料中, 颜色被用于描述祟或其他物件, 而不是潜在的患者。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有多条讲祟之由来(“得之”)的简文, 如简70“得之赤肉、雄鸡、酉(酒)”, 简72“得之于黄色索鱼、莖酉(酒)”, 简74“得之犬肉、鲜卵白色”, ^②“得之”内容中的颜色与祟、发病时间存在对应关系。放马滩秦简《日书》“黄钟”篇以一昼夜三个时段“投中”的十二律对应三十六种禽兽, 列述这些禽兽的外貌特征与“善病”的部位, 如简206: “平旦至日中投中黄钟, 鼠毆, 兑(锐)颜, 兑(锐)颐, 赤黑, 兔(俛)倮, 善病心、肠。”^③ 简文最后指向疾病部位, 说明整条简文与疾病占卜有关。简文对“鼠”外貌特征的刻画, 可能是数术家对致病之祟的一种描述。“赤黑”与“心、肠”, 一为颜色, 一为疾病部位, 二者见于同一条占卜材料, 明显存在关联, 而颜色的主体并非患者。

第二类, 颜色的主体为患者, 其例证见于王家台秦简《日书》“疾”篇,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乙种“有疾”篇, 孔家坡汉简《日书》“有疾”篇、“死”篇,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中的“有疾”篇。^④ 在日书中, 五色(青、赤、黄、白、黑)与十天干、五方、五时等形成了对应关系。

-
- ① 参见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 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 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第45~46页; 陈伟主编, 孙占宇、晏昌贵等撰著:《秦简牍合集: 释文注释修订本(肆)》,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140~143页; 陈伟主编, 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 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貳)》,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368、512~514、516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著:《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 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第171~172页;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版, 第36~37页。
- ② 陈伟主编, 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 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貳)》,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368页。
- ③ 陈伟主编, 孙占宇、晏昌贵等撰著:《秦简牍合集: 释文注释修订本(肆)》,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140~141页。
- ④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有疾”篇(简67~69)中颜色的主体也是患者, 但明确可知颜色只有黑色、青色(参见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版, 第36~37页)。简文似据女子的颜色推断其发病的时间, 与王家台秦简、睡虎地秦简、孔家坡汉简《日书》所记有所不同。因缺失上下文, 简文性质不明, 故本文暂不做讨论。

根据体例，每条简文均书有“某色死”等文字，用五色预测患者死生。“某色死”中“色”的含义及其在日书中的位置变动，值得特别关注。

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为例，“病”篇每条简文句末书有“某色死”，“某色死”之“色”正好与有疾日在五行系统中对应的颜色一致。根据简文，如戊己日有疾，壬癸日病情加重，则甲日间，乙日酖；^①若不酖则“烦居邦中，岁在西方，黄色死”。^②在五行系统中，戊己属土，壬癸属水，甲乙属木。土克水，故壬癸日病情加重。木克土，故戊己日有疾，甲日病况好转，乙日痊愈。从戊己日到壬癸日再到甲日、乙日，整个病程的进展遵循的是五行生克规律。若疾病至乙日仍未痊愈，则是“烦”“岁”等为祟，此将导致“黄色死”的结果。在五行系统中，戊己对应的颜色正是黄色，而黄色便是戊己日发病且久病不愈后对应的“死色”。其他有疾日——甲乙日、丙丁日、庚辛日、壬癸日对应的“死色”分别是青色、赤色、白色、黑色。笔者基于上述信息，制成表 1。

表 1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内容分类辑录

有疾日	病日	间日	酖日	烦	岁	死	五行
甲乙	戊己	庚	辛	烦居东方	岁在东方	青色死	木
丙丁	庚辛	壬	癸	烦居南方	岁在南方	赤色死	火
戊己	壬癸	甲	乙	烦居邦中	岁在西方	黄色死	土
庚辛	甲乙	丙	丁	烦居西方	岁在西方	白色死	金
壬癸	丙丁	戊	己	烦居北方	岁在北方	黑色死	水

资料来源：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贰）》，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68 页。

关于“某色死”的含义，学者曾经做过一些推测。例如，刘乐贤认为“某色死”与敦煌遗书《发病书》中的“某色人凶”类似，“某色死”即某色人

① “酖”，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为“作”，多数学者认为“酖”与“瘥”同义，表示病愈。参见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贰）》，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69 页。

② 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贰）》，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68 页。

死的简称。他援引《墨子·贵义》中日者言墨子色黑不可以北的例子，指出战国数术家喜欢把人分为黑色人、白色人、黄色人等五色人，“至于划分的标准，可能与古代把人划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姓人相似”。他还指出，这种划分也可能以人的肤色为标准。^①王子今赞同此说。^②吴小强认为，“某色死”为见到某色东西就会死亡。^③陈松长认为“某色死”是人死之颜色。^④

由此可见，对“某色死”的理解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如刘乐贤所论，即某色人死；第二种可以理解为人某色死，即人在身体呈现某种颜色时便会死亡。关于第一种理解，虽有敦煌遗书《发病书》为旁证，但须注意相同或相近概念的历时性变化，简文句末的“某色死”恐非某色人死，而应是人某色死的简称。通过比勘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简文，我们发现第二种理解更符合“某色死”的本意。兹举一例予以说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

丙丁有疾，王父为祟，得之赤肉、雄鸡、酉（酒）。庚辛病，壬有间，癸酢。若不酢，烦居南方，岁（70二）在南方，赤色死。（71二）^⑤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有疾”篇：

丙丁有疾，王父为姓（胄），得赤肉、雄鸡、酒，庚辛病，壬有间，癸酢（作），烦及岁皆在南方，其人赤色，死火日。（183）^⑥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与乙种“有疾”篇内容基本相同，简文的体例也大致相同，均按照十天干顺序排列。我们注意到，与《日书》甲种“病”篇简71相比，乙种“有疾”篇简183在“赤色”之前加上了“其人”二字，可见颜色的主体是患者而不是祟或他物。这里特别强调“其人”二字，表明“其人赤色，死火日”应理解为患者在身体呈现赤色时会于火日死亡，而不是因其人属于赤色人而死亡。《日书》乙种“有疾”篇简182、简185残

① 参见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1页。

② 参见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187页。

③ 参见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73~74页。

④ 参见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版，第36页。

⑤ 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8页。

⑥ 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6页。

损，在“某色死”之前是否书有附加文字，已经无法确知。简184写作“人黄色，死土日”，简187写作“人黑□”，无疑采用了相同的书写体例，^①均意在强调人体在呈现某种特定颜色时便会死亡。这些简文都说明，“某色死”之“色”当理解为人体的病态下呈现的特殊肤色，而且此“死色”与患者发病日在五行学说中对应的颜色完全一致。

在王家台秦简及孔家坡汉简《日书》中，“某色死”表示人在身体呈现某种颜色时便会死亡之意更加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色死”在简文中的位置出现了变动，进一步凸显了其在病程进展中的重要性。整理者公布了两条王家台秦简《日书》“疾”篇的简文；孔家坡汉简《日书》“有疾”篇残泐较多，其中简350、简351相对完整，兹将上述简文列举如下。

丙丁有疾，赤色当日出死。不赤色，壬有瘳，癸汗。（401）

戊己有疾，黄色中子死。不黄色，甲有瘳，乙汗。（397）^②

庚辛金也，有疾，白色日中死。非白色，丙有瘳，丁汗（间）。

街行、人炊、兵祟。（350一）

壬癸水也，有疾，黑色季子死。非黑色，戊有瘳，己汗（间）。

蚤神及水祟。（351一）^③

以简401“赤色当日出死”为例，如果将赤色理解为赤色人，则简文意为所有丙丁日有疾的赤色人会于日出时死去，这显然不符合疾病的实际情况。因此，“赤色当日出死”应理解为当患者病重、肤色呈赤色时会于日出时死亡。其他简文中的“某色死”含义亦同。在上引简文中，“某色死”紧跟在病日之后出现，与其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乙种“有疾”篇、乙种“十二支占”篇中见于简末的位置不同。两相对比，后者是在讲述完病程后，接着说明判断患者死生的病色，其重点在于病程进展；而在上引简文中，则先说明病情危重时的病色，强调此病色一旦出现，即意味着不治。由此可见，

① 参见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牋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6页。

②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引文中的标点系笔者所加。

③ 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著：《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牋》，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祟”，原整理者释为“患”，陈剑改释为“祟”。参见陈剑：《孔家坡汉简的“祟”字》，<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700>，2025年3月25日。

“某色死”既将疾病划分为可治与不可治两种情形，又具有诊断学的意义，应当引起重视。

总之，出土日书显示，色在战国秦汉时期已成为疾病占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日书疾病占卜中，色的主体既可以是祟或他物，也可以是人。五色被数术家用来判断患者的死生，“某色死”便是患者病重不治时呈现的“死色”。当然，并非所有关于疾病占卜的选择术都将色包含在内。例如，放马滩秦简《日书》“占疾”篇四枚竹简根据所投中的日、辰、时数及建除诸日占断疾病的预后，用时间的吉凶代表疾病的预后；“占病”篇两枚竹简根据问病者前来问病的日、辰、时进行数学运算，以其余数占断疾病所在之部位；“占病祟除”篇两枚竹简记载如何占断致病作祟的鬼神。^① 上述简文之所以没有将疾病与色相联系，同其占卜方法与占断内容均有密切关系。

既然色作为疾病占卜的要素之一，可用于推断疾病的病因，并与人体的肤色变化直接相联系，进而成为数术中判断患者死生的重要依据，那么病色之色当如何理解，数术中的这种观念从何而来，它又是如何被纳入日书疾病占卜的呢？欲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先对战国秦汉时期方技中流行的五色诊进行详细考察。^②

二、“某色死”与五色诊

五色诊是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诊病法，常与脉法相参伍，合称色脉诊，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决死生的作用。研究者指出：“色脉诊是根据望面色与诊脉动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察病之微、诊病之所在以及决死生的重要方法。”^③ 《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

① 参见陈伟主编，孙占宇、晏昌贵等撰著：《秦简牘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130页。

② 李蜜也注意到日书中的“某色死”与中医的色诊之术有关，然其不仅没有充分挖掘色的含义，而且认为中医的色脉诊之术系吸收日书中的观念而来。参见李蜜：《睡虎地〈日书〉〈病〉、〈有疾〉篇新研——自中国医学思想史角度的再考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1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5页。

③ 王娇、顾漫：《〈黄帝内经〉色脉诊理论探析》，《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年第10期，第1553页。

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① 决死生的关键在于参伍色与脉，若病色与脉象吻合，则诊察的结果可靠。《素问·五脏生成》曰：“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② 只有当医者肉眼所见的病色与脉象彼此契合时，治疗才可能有效。在中医经典中，色脉诊还有具体的理论依据，确保色与脉能够一一对应，使病色、病色相应之脉与医者诊得之脉“如鼓桴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③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

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色青者，其脉弦也；赤者，其脉钩也；黄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④

根据色脉诊的理论，色青，脉弦；色赤，脉钩；色黄，脉代；色白，脉毛；色黑，脉石。若色青而脉毛，则死；若色青而脉钩，则病已愈。其余依此类推。这种色与脉的对应关系，可能是在医疗经验累积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色与相胜、相生之脉的关系，则遵循五行生克之理。

色脉诊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是战国秦汉时期扁鹊学派最具特色的诊病之法。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记载，名医扁鹊曾以色脉诊闻名于世，作为扁鹊学派传人的西汉时期的仓公淳于意也能以五色诊断人死生。仓公淳于意从公乘阳庆习岐黄之道，阳庆自谓其“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仓公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等，医术精湛。^⑤ 这一彼时流行的诊病法也为考古发现证实。年代为西汉景、武时期的天回汉墓所出医简中有《逆顺五色脉臧（藏）验精神》一篇，不仅阐述了呼吸、脉动频次与健康状况的关系，而且谈到了

① 山东中医学院等校释：《黄帝内经素问校释》卷5《脉要精微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② 山东中医学院等校释：《黄帝内经素问校释》卷3《五脏生成》，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③ 张志聪集注，矫正强等校注：《黄帝内经灵枢经集注》卷1《邪气脏腑病形》，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④ 张志聪集注，矫正强等校注：《黄帝内经灵枢经集注》卷1《邪气脏腑病形》，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

⑤ 参见《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96页。

五色、五藏的联系——“凡五色，以观五藏（藏）之_レ气，有_レ余不足，以此节（节）之”，“心气者赤，肺气者白，肝气者青，胃气者黄，肾气者黑”，^①此皆五色诊的相关内容。可见，五色诊在实际医疗活动中曾得到广泛应用，在西汉前期仍作为重要的医术而被传承。正如学者所论，“五色诊病之法传自扁鹊、仓公，对于汉代人是常识”。^②

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记仓公医案看，五色诊尤其注重对病人肤色变化的观察。其中，第15则病案记录了仓公以五色诊占测人之疾病与死生的过程。仓公见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望其色有病气”，即告宦者平，平以告舍人，舍人不信，来春舍人奴果病，“至四月，泄血死”。^③仓公论其病曰：

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④

从仓公的叙述可知，人体内脏与特定颜色相对应，该脏有病，体表便会显现相应的病色，并且这一病色的出现时间会受五行生克规律的制约。舍人奴病脾，脾属土，对应黄色，故仓公望其病色说：“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杀然黄”与“如死青之兹”都是对此种黄色色相的描述，这显然是一种偏离了正色的黄色，亦即病态下的黄色。舍人奴之死则与五行相克之理有关，脾属土，春季木王，木克土，脾病色黄，“故至春死”。可见，五色诊中疾病和颜色的变化也受五行生克规律的制约。

需要指出的是，五色诊中的色主要指人的面部肤色。《周礼·天官·疾医》曰：“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郑玄注曰：“五色，面貌青赤黄白黑也。”^⑤医家认为气色是人体内在健康状况之表征，面部肤色的变化能指示人体内在的机能状态。所谓形诸内必现诸外，察色是探查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医理论中，色、脉均与内脏对应，五色分别与肝、心、肺、脾、肾

① 天回医简整理组编著：《天回医简（下）》，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第57、59页。

② 参见柳长华、顾漫、周琦等：《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的命名与学术源流考》，《文物》2017年第12期，第63页。

③ 《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06页。

④ 《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07页。

⑤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9《天官·疾医》，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8页。

对应。《灵枢·五色》曰：

以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肝合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肾合骨也。^①

张志聪引倪冲之曰：“病五脏于内，则外见五色。”^② 故一旦五脏有病，体表便会呈现相应的病色。那么，通过身体的哪些部位可以观察到五色呢？《灵枢·五阅五使》曰：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官五阅，以观五气。五气者，五脏之使也，五时之副也。愿闻其五使当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脏之阅也。黄帝曰：愿闻其所出，令可为常。岐伯曰：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脏，经气入脏，必当治里。^③

这里有多个关键性概念——五脏、五气、五色、五使、五官、五阅、明堂。脏有气与色，故五脏有五气与五色。五气为五脏之使，称五使。五官为五脏之阅，又称五阅，即可供人观察之五个部位。明堂原指王者听政之堂，这里借指人之面部，以明堂指代人体之部位，是古代数术家常用的比喻方式。“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五色诊的原理即在于此，是以四时人体之变，便可于明堂之色而观之。也就是说，五色通过人的面部呈现，所谓察色即对人的面部肤色的直接观察。

由上可知，人体健康与否，可通过察色得知：人健康时的面色，医籍称为真色；人病重时的面色，医籍称为病色。《灵枢·五色》曰：“首面上于阙庭，王宫在于下极，五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见。”^④ 真色与病色虽然都可用五色表示，但是在色相上有所不同，《黄帝内经》对此有过专门论述，《素问·五脏生成》曰：

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炔者死，赤如衄血

① 张志聪集注，矫正强等校注：《黄帝内经灵枢经集注》卷6《五色》，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② 张志聪集注，矫正强等校注：《黄帝内经灵枢经集注》卷6《五色》，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③ 张志聪集注，矫正强等校注：《黄帝内经灵枢经集注》卷5《五阅五使》，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④ 张志聪集注，矫正强等校注：《黄帝内经灵枢经集注》卷6《五色》，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46页。

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①

古人无法用今天的科学术语精确地描述色彩之间的细微差别，而是以自然界中常见的实物为参照，借用不同物体的色相表示相应的真色与病色。实际上，真色与病色的差别在于色彩的纯粹程度不同，我们可将之归为正色与间色，真色即正色，病色即间色。以青色为例，“青如翠羽者”为正色，“青如草兹者”为间色，但二者均可以青色名之。具备专门知识的医者，对真色与病色的差别自是了然于胸，通过观察人的面部肤色，并与真色、病色进行对比，便可判断人是否患病以及病灶之所在。

三、色与数术方技的演进

五行类疾病选择术的兴起顺应了数术以色占疾的内在要求。数术的本质是占卜，先秦时期的数术之学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了转折，式法选择逐渐取代龟卜筮占，致使数术之学发生结构性变化，学者将此过程称为数术革命。^②在战国秦汉时期，五行类选择术占据数术的主流，五行家具有较大影响力。《史记·日者列传》有云：

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论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③

五行家，即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选择术实践者。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五行学说中，五行、五方、五时、五色、五音以及十天干等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出土日书中以十天干配五行、五方、五时、五色等进行疾病占卜的篇目，记录了五行学说影响下新出现的疾病预测术。其中，五色与十天干、五行、五方等的搭配是固定的。当以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五行类选择术介入疾病占卜

① 山东中医学院等校释：《黄帝内经素问校释》卷3《五脏生成》，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② 参见李零：《说数术革命：从龟卜筮占到式法选择》，《中国文化》2017年春季号，第66页。

③ 《史记》卷127《日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22页。

时，对五色的关注与考察便成为其必然要求。如前所述，放马滩秦简《日书》中那些通过数学运算进行疾病占卜的内容之所以不涉及色的问题，是因为其并不属于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疾病占卜法。故此，五行类选择术中的疾病占卜对色的关注是战国秦汉数术之学自身演进的结果。

五行学说是数术与方技共同的知识背景，五色是沟通数术以色占疾与方技五色诊的桥梁。早在春秋时期，五色就已融入中医的理论体系。《左传》记载医和劝诫晋侯生活要有节制，并从天之六气的角度解释过则为疾的道理，“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① 这里明确提到五色与疾病之间存在联系，只是未进行深入论证。战国以降，五行学说成为中医理论的核心，医家整合五脏与五行、五色、五方、五音、五味等五行学说的内容，形成了中医的脏腑学说，其中外在的五色是内在的五藏之表征，正如前引天回医简所说：“凡五色，以观五藏（藏）之气，有余不足，以此节（节）之。”此后，五色、五脏、五时、五行等确立了对应关系，病程进展遂受五行生克规律的制约。在先秦时期，医家即完成了贯通五色与疾病内在联系的理论和技术准备，发展出了完备的五色诊。五色诊可上溯至扁鹊，《史记》中扁鹊的生活年代跨越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段，过去学界多怀疑其真实性，但从学术传承与天回医简《脉书·上经》（初名《敝昔医论》）^② 看，扁鹊学派的医术确可上溯至春秋时期。退一步说，至晚在战国中晚期，扁鹊学派的医术也已存在。^③ 正是由于五行学说是数术与方技共同的知识背景，故而当数术家欲运用五色进行疾病预测时，医家成熟的五色诊便成为其加以利用的资源。

从年代上看，医家对五色诊的使用远早于数术家以色占疾。在目前所见的日书材料中，王家台秦简、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较早将疾病与色相联系，使色在数术中具有了指示疾病和占断患者死生的功能。王家台秦简的抄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22页。

② 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发掘简报》，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223页。

③ 李伯聪最早提出扁鹊学派，他认为先秦时期有两个扁鹊：一与赵简子大体同时（公元前6世纪末期到公元前5世纪初），一与秦武王大体同时（公元前4世纪后期）。据此，扁鹊学派的医术至晚可追溯至战国中晚期。参见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写年代为战国晚期,^①放马滩秦简的抄写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之后(甚至晚至汉初),^②睡虎地秦简的抄写年代亦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之后。^③《史记》所记长桑君、公乘阳庆、仓公生活的战国至汉初正是五色诊流行的时期,日书疾病占卜中与五色相关内容的出现时间与之吻合。

在战国秦汉时期,数术家与方技家在身份上的重合也是五色诊得以被模仿和借鉴的原因之一。《史记》中长桑君与仓公都是兼修数术与方技之术的术士。周家台 30 号秦墓中日书类简牍与医药简牍并见,马王堆 3 号汉墓中大量数术类文献与医药文献共存,张家山 247 号汉墓也同时出土大量数术文献与医药文献。这些现象都说明,墓主生前或曾同时研习数术与方技之术。数术与方技对疾病的共同关注,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有了整合为同一个体系的需要。李零指出:“五色诊,应属方技,表面看不属数术,但日书涉及的占卜事项无所不包,问病也不能说与日书无关。它是数术与方技整合为同一个体系的反映。”^④数术家与方技家在身份上的重合奠定了数术、方技“一体化”的基石,推动了以五色预测疾病、占断死生之法由方技而进入数术,使其成为两界共享的知识内容。

综上所述,数术家以五色占断疾病当是对五色诊的模仿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五色在五色诊与日书疾病占卜中的含义及用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五色诊中,五色是五脏的外现之色,其变化反映于人的面部肤色,色诊所得结果要与脉诊相参伍;而在日书疾病占卜中,五色虽也指人的面部肤色,但未必与五脏相联系,也无须与脉诊相参伍。由此而言,日书疾病占卜中的五色只是借用了五色诊的形式。数术家对五色在形式上的重视,在汉人的记述中亦可见端倪。前引病案中仓公使用的仅仅是色诊之法,未与脉法参合互证。时人认为色诊的地位高于脉诊和色脉合诊,这是该病案的历史背景。《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之,见其色,知其病,命

① 参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第 43 页。

② 关于放马滩秦简的抄写年代,学界尚有争议,笔者此处的界定综合了学界的各种意见。参见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3 年版,“概述”,第 1~2 页。

③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出版说明”,第 1 页。

④ 李零:《说数术革命:从龟卜筮占到式法选择》,《中国文化》2017 年春季号,第 76 页。

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① 在四诊法中，望诊列于第一，既体现了诊病的先后顺序，又彰显了医者的医术，望而知病更符合普通人对神医的想象。对数术家而言，取色而舍脉更是简便之道。

四、结语

总的来说，色进入疾病占卜的视域是战国以降数术之学自身演进的结果。数术中的色不再是象征性的符号，而是可以目察的物色或人之肤色，色的含义由抽象而变为具体。过去学界对日书疾病占卜中色的含义聚讼不已，主要是因为对其知识背景认识不足。将日书疾病占卜中的色置于方技之学的背景下观察，不难发现相关疾病占卜法是对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五色诊的模仿和借用。五色诊中的五色即人之面色，既可指人健康时的面色，也可指人病重时的面色，二者虽同用五色表示，但在色相上差别明显，能够用来判断患者死生的是五病色。日书疾病占卜中的“某色死”指的是人在面部呈现某种特殊肤色时便会死亡，而不是某色人死。同战国时期流行的色脉诊一样，数术家也通过五病色预测患者死生。

在战国秦汉时期，以日书为代表的疾病占卜与方技之术均已成为重要的医疗资源。数术与方技是具有紧密联系的两大学术类别，《汉书·艺文志》将二者比邻而列，^② 便是明证。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也表明：战国秦汉数术确实影响了方技的理论和技术，这涉及数术与方技关系的一个重要层面；但与之相对的是，方技对数术的影响长期为学界忽略。鉴于数术家通过模仿和借鉴五色诊预测患者死生，对此法的产生背景及内涵的理解，尤其是对色的意义解读，实应在观照方技之学的前提下进行。本文所论正是方技影响数术的一个实例，彼时有些数术之学已褪去其方技背景，而有些方技之学也已褪去其数术背景。合而观之，从数术与方技相互影响的角度切入，更能加深对二者关系的理解。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张志聪集注，矫正强等校注：《黄帝内经灵枢经集注》卷1《邪气脏腑病形》，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② 参见《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